



周秦风

那些年的冬日里， 我们玩过的游戏

中

挤暖暖

◎李佳明

寒风从撮顶吹下来，扫过撮下的小学。操场上不时旋起风，带着尘土散向教学楼前面的花坛。

教室里的火炉才烧热，还不能让所有的孩子都暖和起来，孩子们悄悄地跺着脚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太阳懒洋洋地升起，透过玻璃阳光斜斜地照进了教室、照在书桌上、照在黑板上，也照在了孩子们可爱的脸蛋上。

下课后的孩子们聚在向阳的墙根玩，那是个有花坛的地方，这一处是学校最好的空地，因为过了晌午，太阳就转过教学楼照到学校外了。三五个相熟的孩子排成一排挤暖暖，你挤我，我挤你。相距两三步的地方，还有一堆孩子也在挤暖暖，他们是另一个班的，大家还不熟悉，刚刚被挤出的那个男孩子，差点就闯入了



旁边的队伍。等他发现时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快速低头跑到了自己队伍的另一头，更用力地向中间挤去。看到差点出现“乌龙”事件，队伍里的同伴哈哈大笑起来，而旁边队伍的同学也发现了“入侵”迹象，就在大家下意识地一起停下的刹那，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也都忍不住乐了起来。

有人被挤出去，又有人被挤进来，原来三五人的队伍也壮大成十来人。互不熟悉的孩子因为“误打误闯”，变得不再生分，笑声、

叫喊声夹杂在一起，互相感染着，热闹成一团。尤其是那些调皮的男生，总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，一不留神自己就被挤了出去，可他们从不服气，一次次挤入队伍再次“拼杀”。

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课间挤暖暖给孩子们带去了“暖”，齐心协力挤成一团，用尽全力占据C位，欢声笑语驱散了寒冷。教室里的火炉越烧越旺，回到课堂的孩子们，一个个的小脸变得红彤彤的，心里念念不忘的是挤暖暖时的开心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记忆好似一本线装书，珍藏了我们的喜怒哀乐。

上世纪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诸如打沙包、踢毽子、跳皮筋、打木猴、斗鸡、玩玻璃弹球、滚铁

环、拍烟盒、打弹弓、玩链条手枪等简单的游戏，伴随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至今不能忘记，在那些寒冷的冬日里，这些游戏带给我们恒久的温暖。

斗鸡

◎秦嗣

斗鸡是上世纪颇为流行的一项群众性体育活动项目，由于不用器械，随时随地都能玩，因此群众基础很是深厚。这个项目很适合男孩子。玩斗鸡者一般都是搬起自己的右腿架在左腿上，将身体的重心落在左腿上。为了让单腿站立保持平衡，那就必须得蹦跳起来，这个形象宛如一只蹦跳的公鸡。待其他伙伴应战，两个人就跳动着“战斗”起来，经过左冲右撞，互相用力，被怼倒的一个就败下阵了，而胜利者，此刻真的就像一只得胜的公鸡，得意洋洋地绕着场召唤下一个对手。

那些年的冬日里，开阔



的碾麦子的大场院就成了我们一帮孩子玩耍嬉戏的天堂。只要有人参加，斗鸡车轮战就开始了。一次和几个朋友驱车去秦岭中玩耍，歇息时候，几个人玩起了久违的斗鸡游戏，可是，由于年长力衰，发福的身躯制约我们这

帮油腻男人，这个不算剧烈的运动，只运动了几下，就让大家大口喘着粗气，虚汗直流。停止了这个少年时代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，坐在山泉边，端起茶杯，大家不免心生感慨，感喟那些逝去的童年时光。

滚铁环

◎重光

“吱——”水里腾起一阵烟雾。铁钩子装上抛光的木质手柄，一套完整的铁环就成了。有了这副铁环，在小伙伴们面前，我也多了几分得意。上学路上，就一路滚着铁环，三个小铁圈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威风凛凛，小伙伴跟在我身后一路小跑。上课时，铁环就放在座位下面，吸引着身边同学羡慕的眼神。下课铃声一响，小伙伴们冲出教室，开始在操场轮流滚铁环。放学了，大家滚着各自的铁环，一路“当唧唧”地回家。那副淬火铁环，它倾注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最深沉的爱，蕴含着铁匠家族世代传承的勤劳、勤俭家风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仙逝多年。但铁环把我带回到老家尘封的铁匠铺子，耳畔又响起久违的打铁声，父辈们的欢笑，还是那么爽朗。



小时候，冬日的场院总会有一堆小男孩在欢快地滚铁环。至今，这喧闹的场景，时不时在我记忆的河流里不断呈现。

我家世代在广袤厚实的黄土地上默默耕耘。农闲时节，爷爷带领家族的男人们，操持家传的铁匠手艺。

打铁是个力气活，也是技术活，更是时间活。铁匠在炼炉旁得承受炉火炙烤，常常汗流浹背，很是辛劳。这件差事，劳力费神，又脏又累，但爷爷和父亲为了生计，不停地在单调的节奏中

奋力敲打。

当年，学校里几个铁环拥有者在前昂首挺胸，很是骄傲，大多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玩。

看着别人滚铁环，我也喜欢上了它。父亲亲手制作的一副淬火铁环，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欢乐记忆。父亲将我积攒的废铁放在小熔炉里，熔化，经过锻打成一根铁条、三个小铁圈，再轻巧地折弯，做成一个铁环，将三个铁圈套上去，再放回火炉。几分钟后，取出烧红的铁环，放到冷水中，



备连接链条的铁丝以及推动铁丝发力的皮筋，这种皮筋大多用女孩子扎头发的橡皮筋，为了发射有力道，往往要用几根皮筋，还有的将废旧的自行车胎裁切后做皮筋，这个比普通皮筋力量足。链条枪用火柴头的硫磺作为子弹。这样的枪也能打炸药，炸药的威力稍微大一点，响声震耳一点，黑暗的地方还会冒出火花。

这样的手枪是那时候男孩子们心目中的宝贝。拿上它，就能威风八面。那时候，自己动手的能力还不足以完成一把枪的制作，只好求着

叔叔、舅舅来帮忙。他们也不推辞，他们的努力会让一个小男孩的美梦成真。

有了枪，就得玩枪，经常会买些火柴来补充“弹药”。火柴头的那一点硫磺很不耐玩就没了，因此玩枪很费火柴，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零花钱全用来买火柴了。囊中羞涩，还想玩怎么办？那只能偷偷去厨房拿走家里生火用的火柴。当妈妈问起来，还推说不知道，可这显然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的事。偷用了还想赖账，先挨一顿饱打再说。相信好多人和我有过同样的经历，那些年玩枪，挨过的饱打也记不清了。

如今的孩子肯定不会知道他们的父辈还玩过这样质朴的玩具，他们也理解不了，这样简单的玩具，是他们的父辈少年时代的最单纯的快乐。

链条手枪

◎李云天

备连接链条的铁丝以及推动铁丝发力的皮筋，这种皮筋大多用女孩子扎头发的橡皮筋，为了发射有力道，往往要用几根皮筋，还有的将废旧的自行车胎裁切后做皮筋，这个比普通皮筋力量足。链条枪用火柴头的硫磺作为子弹。这样的枪也能打炸药，炸药的威力稍微大一点，响声震耳一点，黑暗的地方还会冒出火花。

这样的手枪是那时候男孩子们心目中的宝贝。拿上它，就能威风八面。那时候，自己动手的能力还不足以完成一把枪的制作，只好求着

叔叔、舅舅来帮忙。他们也不推辞，他们的努力会让一个小男孩的美梦成真。

有了枪，就得玩枪，经常会买些火柴来补充“弹药”。火柴头的那一点硫磺很不耐玩就没了，因此玩枪很费火柴，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零花钱全用来买火柴了。囊中羞涩，还想玩怎么办？那只能偷偷去厨房拿走家里生火用的火柴。当妈妈问起来，还推说不知道，可这显然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的事。偷用了还想赖账，先挨一顿饱打再说。相信好多人和我有过同样的经历，那些年玩枪，挨过的饱打也记不清了。

如今的孩子肯定不会知道他们的父辈还玩过这样质朴的玩具，他们也理解不了，这样简单的玩具，是他们的父辈少年时代的最单纯的快乐。

性，容易误伤到人，所以家长不让孩子玩了。好长一段时间，弹弓几近绝迹。谁能想到，如今弹弓反倒成了大人的玩具。那些痴迷弹弓的爱好者，还组织了民间俱乐部，经常开展比赛。他们现在都使用工业制造的弹弓，弹弓架子再也不是木头的了，而是改成钢铁制作。皮筋拉力更大，这种弹弓满弓可产生10公斤拉力。更高级的弹弓还加装了瞄准器。

弹弓，它满载着我们青葱岁月的记忆和回想，时不时将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……

(本版插图：陈亮)

丢沙包

◎黎芯

下班回家的路上还在想，不知道两岁多的儿子在家里怎么闹腾。等我风风火火地回到家，家里却安静得出奇，儿子的玩具也井然有序地放在玩具箱里。往日里进门满地乱扔的玩具怎么都没了踪影呢？

疑惑间，卧室里传来婆婆的声音：“奶奶给你装些养皮，这样打到身上就不疼了！”儿子安静地坐在一旁，满怀期待地看着。哦，原来这婆孙俩在缝制沙包。

我的记忆一下子回溯到了孩提时代，那时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丢沙包了。每天放学，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，也不等母亲开腔，撂下书包撒腿就往门外跑，溜烟人就没了踪影。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集结一起，分成两组玩丢沙包的游戏，其中一组站在中间，另一组人分成两队，分别站在两边，朝中间这组人身上丢沙

包。中间的人若被沙包打中，就算失败，得离场。

丢沙包这个游戏运动量特别大，既要身体有耐力，还要斗智斗勇，身手得敏捷，闪转腾挪自然得反应快，还要有较高的瞄准能力。对“打手”来说，游戏考验的是他们瞄准的精确度以及快速反应能力；对躲避者来说，则考验着他们的身体灵活度和临场应变能力。两边的“打手”脚足了劲儿把沙包向中间的人身上扔，想要击中他们，不给对手丝毫喘息的机会，中间的人在场内来回跑动，到

处躲闪，尽可能躲避沙包的前后夹击。

“妈妈，我们玩丢沙包吧，我打你！”儿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，“好呀，来吧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白底印花的沙包就落在我身上，“小家伙，居然打中妈妈了，看妈妈怎么还击。”说着我扬起沙包，儿子小小的身影就在房子里窜来窜去灵活躲闪，家里立刻充满了笑声。

看着儿子欢快的样子，我不禁感慨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、时代如何进步，对沙包的记忆永不磨灭。



打弹弓

◎王商君

弹弓是一种冷兵器，在民间它是大人小孩喜欢的一个耍货。弹弓的历史很悠久，据《吴越春秋》卷9《弹歌》所载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（古‘肉’字）。”诗歌写出了祖先砍伐竹子，制造和使用弹弓，发射弹丸射中鸟兽的狩猎过程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弹弓是一种风靡城乡的玩具。初次知道弹弓还是通过电影《小兵张嘎》，那时我还在上小学。电影中有一个叫胖墩的孩子，用弹弓和日本鬼子比赛打瓶子，胖墩百发百中，赢了比赛，让人为之赞叹。从此，我也就有了玩弹弓的念头。

后来得知，中国首枚奥运会金牌获得者许海峰，从小喜欢用弹弓打鸟，打弹弓，让他走上了奥运冠军之路。这件事儿更增添了我对弹弓的痴迷。



我们大都玩皮筋式弹弓，它由弓架、皮筋、皮兜三部分组成，这些材料很普通，仔细找身边都有。弹弓发射部分用“丫”字形树枝制作，顶端系上两根等长的皮筋，皮筋中段再加一块包裹弹丸的皮子。

弹弓的威力取决于皮筋的拉力，拉力越大能匹配更重的弹丸，并且给弹丸一个更大的原始速度，弹丸越重、初速越高，弹弓的威力就越大，射程就越远。

慢慢地，物质生活好起来了，如今孩子们的玩具多了起来。因为玩弹弓有危险